

## 缅怀沈燮元先生

□ 拓晓堂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

三十多年前，沈先生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参与全国善本古籍书日子部、集部编纂工作，住在图书馆的招待所，晓堂时在善本组工作。犬子在图书馆的幼儿园，就在招待所的旁边。某次刚刚接上孩子，就碰到了沈先生，我随口打招呼称沈老，孩子不省人事，也学称沈老。沈先生用他的苏州口音，幽默地对犬子说，不老，叫我小沈就可以了。犬子也不知趣，笑称小沈。我只能嗔斥小子不可无礼。时间真是不饶人哪，转眼间沈先生已是以百岁高龄，独上道山了。

回想与沈先生近三十多年的交往，在学术研究、商海经营，以及为人处事等方面，都曾给我以诸多指导和帮助，留下许多深刻记忆。其中的一些事情，外人也许不知。在此追忆笔记三四，以为对先生深切缅怀。

一是沈先生的文集中，有一篇关于顾廷龙先生《合众图书馆董事会议事录题跋》。这个题跋的时间背景是1995年前后。我的一位收藏界朋友，偶然在上海的一个拍卖会上竟得一册合众图书馆会议记录，而后经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先生弟子陈先生确认，确为顾老的笔迹。陈先生疑惑的是，此乃顾先生常置床头的东西，是顾老极为珍视之物，如何出现在拍卖市场。我略翻阅过，里面有合众图书馆股东会议关于捐赠国家的全部详细表决记录、捐赠书文件底稿等，知道陈先生的话语分量。于是我与朋友想寻找原合众图书馆的老人，为此本议事录册撰写一些文字。陈先生首推就是沈燮元先生。于是我找机会到了南京，在沈老居住的小屋，先生笑对我说，这所小楼小屋，可不一般呢，这里就是大汉奸陈群的泽存书库旧址。当我将这册会议记录交与沈先生时，沈先生一望即知，惊呼这是顾老的东西。于是我说明了大致情形，并请撰写一些文字。沈先生打开了话匣子，对我说了许多。其中最重要的是顾老于他有活命之恩。沈先生原本是学美术的，毕业后生计难保，于是顾老将沈先生引进了合众图书馆。沈先生从此进入图书馆古籍善本领域，成为一辈子专注的事业。同时也作为合众图书馆捐赠国家之时的见证人。对于我的邀约，沈先生非常爽快的答应了。同时沈先生还推荐了一个人，即顾颉刚先生的助手王煦华先生。沈先生说道，此公是王伯祥先生之子，合众图书馆捐赠国家之时，他那时也在合众图书馆工作。关于王煦华先生曾在合众图书馆工作之事，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了。正是在沈先生的指引下，后来我在北京干面胡同顾颉刚先生的旧居见到了王煦华先生，王先生在此整理顾颉刚先生遗留的手稿。我与沈先生的交谈，是在先生居所附近的酒家里，先生有酒，话就畅快无忌。数月后，沈先生的大作完成，我让顺便到南京公干的助手取了这册议事录，可惜回到北京之时这本小册子竟然不翼而飞了。因此，留在这册子内沈先生的手迹也不翼而飞。此事成为一个留存公安部门的遗案。再后来先生将他出版的《文集》寄给我，这时我才看到先生的这篇题跋的全部内容。

二是关于顾氏过云楼的宋刻本《锦绣万花谷》的版本问题。就这部名著我先后与沈先生谈论过数次，第一次是在我征集得到此书后不久，知道沈先生是看过此书的人。即上世纪六十年代中，“文革”初期，苏州顾氏被抄家，藏书亦在其中。顾氏后人告诉我，当时负责鉴

定登记抄家古籍目录的正是沈先生。故此书必过先生法眼。说到此书之时，先生只是诡异的笑称，这是顾老审定的宋刻本。我当时还不太明白先生的话中含义，可能是那时非常兴奋，头脑不甚清晰。回到北京后，傅熹年先生闻讯也来看书。傅先生看罢，说了一句“杂拌凑”，令我顿时汗下。因为我明白傅先生对于古籍版本说话的分量，也明白所谓的“杂拌凑”在行里的含义，说明这部书的宋刻版本血统有问题。这引起了我的警觉，于是安排联系，专程赴日本东京的静嘉堂文库，与藏于文库的原韶宋楼旧藏的宋刻本《锦绣万花谷》校勘，结果令我大吃一惊。的确顾氏所藏版本有问题，尤其是后集四十卷，续集四十卷，怀疑应当是明刻本。因此在撰写有关拍卖图录文字之时，我刻意地选取了一叶拍照刊登，并在著录文字中表述了此叶与静嘉堂文库本的校勘结果，明白版本和校勘的人应该知晓，顾氏藏本刊刻粗劣，漏字、错字、讹字尽出，断非好版本。这些只是没有明说而已。之后我又见沈先生，谈到此书之时，沈先生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，只是对我的朋友说到：小拓是懂版本的。听者不知是否明白其中含义，但是我明白先生是赞同我对顾氏过云楼藏本《锦绣万花谷》的意见。先生一生话多，但是非常谨慎，大都以闲话、笑话表述，能听懂的就懂，听不明白的一笑作罢。这种处事态度极大的影响了我，也是话多，但不该说的一句也不能多说。

三是先生爱书有癖，不论走到哪里，都是在寻书买书。十多年前，沈先生忽然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到苏州来一趟，说有事相求。我说先生不必客气。如约到苏州后，与先生吃饭，把酒言欢，可先生支支吾吾就是不入正题有何事相求。最后转了半天，才告诉我家中有事，想将藏书卖出，以解燃眉之急。我当时见先生所需并不太多，可以筹资借给先生。先生虽然会吃好喝，可是从不会欠他人之情，断然拒绝。我略知先生的为人，所以遵照先生之意，到先生府上，选取出售的藏书。按照先生的意思，新出版的书太多，放放以后再说。专挑古旧版本，于是这就有了后来先生在嘉德古籍专题藏书拍卖。消息传出后，不论是学界还是行里，都知道先生嗜书如命，怎么会拍卖藏书，我只能告知人各有难处，先生的性格难违，唯有珍重敬重才是。在这些古籍书里，有几部是先生校勘批注，如豆小楷书法，工工整整，一丝不苟，可见先生治学态度。

沈先生在生活上万事不求人，唯独在治学上例外。先生集撰《士礼居题跋》，四下寻找原件，以便校勘核对文字，近些年我过手不下十余种，每有所得先生必要影印复制件。我曾笑对先生说：差不多就可以了，留给后人一些补充和校对的工作机会吧。先生不以为然，沉下脸来不理我了。直到现在，这部耗尽先生心血的著作仍未出版。现在先生已经羽化登仙，唯望此书能够付梓，以慰先生在天之灵。

2023年3月30日于旅途匆匆草稿